

拷贝海外模式之路现瓶颈 娱乐综艺不原创难以为继

超载的“声音秀”“明星亲子秀”“‘偶像’游戏秀”，
消耗的是荧屏创造力和想象力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见习记者 汪嘉诚

电视娱乐综艺圈最近“新闻”不断。一波节目集体改名——《我是歌手》改名《歌手》，《奔跑吧兄弟》更名《奔跑吧》，《了不起的挑战》取新名《我们的挑战》，似乎都在力求摆脱“外来创意”的影子。

改名字也好，修正内容也罢，这些节目都走到了不原创难以为继的境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长涪表示，“中国电视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来一场绚丽突围，下决心去解决电视节目本土创新的问题”。而真相是，国内的荧屏泛娱乐类综艺节目依靠引进模式这根“拐杖”行走太久，丢掉“拐杖”固然正当时，但长久以来的模式依赖症，已让自己上路显得步履艰难。

借鉴成“疯”，老牌娱乐综艺一季不如一季

不可否认，“现象级”娱乐综艺一度是引进版权的天下：《中国好声音》颠覆过选秀传统，让观众瞧见导师冲学员撒娇“选我，选我”；《我是歌手》打破过“王不见王”的铁律，从当季流行之外寻找实力唱将；《爸爸去哪儿》针对部分家庭“丧偶式教育”的现状，让父亲在家庭中的教育作用引发普遍讨论；《奔跑吧兄弟》则开启了明星甩开所谓“偶像”包袱的先例……

但几个赛季长跑后，原先的惊艳无归于套路。“好声音”的话题中心永远是导师，观众记得住导师台词“你的梦想是什么”，却记不清每一季涌现了哪些学员；《我是歌手》一边走到了选人枯竭的边缘，一边陷入了“谁被力保”的传闻；《爸爸去哪儿》在转战网络前，已被诟病为明星父子、父女的圈钱运动；至于《奔跑吧兄弟》，游戏越来越闹腾，上一季闯入博物馆撕名牌，把释放天性变为撒野，这一季2月月底刚录完首期就陷入“满地鸡毛破坏环境”的网络差评……与之相印证的几档综艺在豆瓣网上一路走低的评分，《爸爸去哪儿》从第一季的9.1，第二季7.8，一路落到第四季6.8；《奔跑吧兄弟》真人秀则从第一季7.6掉到了第四季4.7。

为何观众满意度一季不如一季？冷澈说得透彻：“国内有数倍于甚至数百倍于海外的广阔市场，一个好模式被观众认可，立刻会有竞相模仿者层出不穷。”一个“爸爸”带热亲子综艺，一档《花儿与少年》开启了明星满世界旅游的序幕，“撕名牌”可以演化成压指板等各种游戏。有数据显示，2016年，国内泛娱乐类综艺节目，卫视周末晚间档共播出150档，较2015年增加21%；网络自制综艺一年推出111档，同样创新高。但正如冷澈所说：“超载的娱乐综艺，消耗的是许多电视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当原创思维、创新意识急剧退化，被观众抛弃理所当然。”



低智化游戏充斥荧屏，是比跟风模仿更可怕的收视毒瘤。图为范冰冰（左）、杨颖在前四季《奔跑吧兄弟》中。

一旦养成低智化收视习惯，对荧屏生态危害更大

有专家注意到，早些年，国内娱乐综艺的模式引进渠道一半来自欧美，一半出自日韩。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当起了“韩国模式的搬运工”。乐正传媒研发与咨询总监倪侃归纳了韩国综艺的最大特点：“偶像是韩综的主力军，参演人物在节目中按剧本都有明确的角色分工、情绪分工。”

国内制作公司购买韩国版权的同时，也照搬了他们的人员配置。于是，明星成为国内综艺最大的卖点，直到今天，想在演艺圈找到与综艺绝缘的明星，太难。

观众发现，太多明星往往才下甲家演唱台，转身便穿上乙家的游戏装，与刚出丙家演播厅的同行携手旅行。而“跑男”队伍里，谁是力量担当，谁走可爱路线，谁常是调侃取笑的对象，剧本怎么写，明星怎么演。“花少”旅行团里，谁是贴心大姐，谁是迷糊公主，谁专门让团队成员抚额犯难，多数情绪不过是提前写在了剧本中。

为何这些套路不会被看穿，或即便被揭穿，也照旧有人如痴如醉？冷澈提醒记者注意韩国综艺里盛行的“花字”。这种花样字体常常在节目中“插入”，用来升华、点题的有之，用来辅助提示人物内心戏或弦外音的有之，用来点破明星本人不可言说的暧昧传闻同样有之。“花字”刚随模式登上荧屏时，观众尚被逗乐过、感动过。“可它归根结底是一种杂志化的包装方式，是视觉把戏，它让人随便打开一帧画面就能看进去，淡化节目环境，更不强调事理、逻辑。”冷澈说，“最新统计，最多的综艺中，一分钟有26.9个‘花字’，观众一旦被不动脑、无养分的节目‘喂养’久了，他们不知不觉会养成不求逻辑的低智化收视习惯。”

相关链接

那些深陷“套路”的娱乐综艺

音乐类
掘地三尺挖空人才
涉及明星：汪峰、周杰伦、那英、李玟、庾澄庆、林忆莲等

自2012年《中国好声音》一炮走红，2013年一下冒出3档全新引进模式：《我是歌手》《中国最强音》《中国梦之声》。此后几年，《蒙面歌王》《谁是大歌神》《看见你的声音》接连把韩国模式搬上荧屏。2016年，国内音乐类综艺超过40档。2017年，《谁是大歌神》《中国梦想秀》《歌神的翅膀》等都将陆续登场。

从2012年到2017年连续6年对中国乐坛掘地三尺，选手雷同、人才枯竭、选秀过后销声匿迹成为此类节目通病。

亲子类
从明星“拼娃”到生硬“凑对”
涉及明星：林志颖、刘烨、贾乃亮、张亮等

2013年10月，有卫视从韩国MBC综艺购买版权，制播《爸爸去哪儿》。明星+萌娃共度三天两夜的模式，不仅引发节目中相关景点的旅游热，还掀起一阵跟风“爸爸潮”，其中《爸爸回来了》也捧红了一批明星子女。《爸爸去哪儿4》转战网络后，董力与阿拉蕾的临时“父女档”因炒作未成年女孩与成年明星的感情，而在网上掀起层出不穷的口水

仗。而其他卫视也以“素人”孩子为卖点，推出《爸爸在海外》《闪亮的爸爸2》《育儿大作战》等节目。

以成人思维去揣度孩子的行为，以成人审美去放大孩子的言辞，这些都大大伤害了未成年人成长。因此，亲子类综艺其实从未真正摆脱过质疑。

明星游戏类
从抛掉偶像包袱到出丑抢镜
涉及明星：李晨、范冰冰、邓超、陈赫、郑恺、王祖蓝、鹿晗等

有卫视2013年引进韩国SBS版权制播《奔跑吧兄弟》。当年，《奔跑吧兄弟》以撕名牌游戏拉开了明星满地打滚的荧屏新奇观，此后，《挑战者联盟》《极速挑战》等节目纷纷仿制，看明星抛弃偶像包袱甚至出丑俨然成为潮流。

当越来越多观众明白，一切都是剧本安排好的，还有多少人会为综艺节目里演出来的“真情流露”动容？当越来越多明星投身视频直播间，出丑的底线只会越来越低。

明星旅游类
秀的是明星更是旅游景区
涉及明星：郑佩佩、许晴、刘涛、秦汉、曾江等

2014年，《花儿与少年》以及《花样爷爷》相继播出。之后的《咱们穿越吧》《一起出发》等无论名称、明星阵容如何改，这类节目万变不离其宗：秀明星更秀旅游景区。

74年老戏院华丽转身，复兴中路再添文化地标

曹禺经典话剧《原野》 为重修后的上海大戏院揭幕

本报讯（记者童薇菁）经过3年多的装修改造，历经74年变迁的上海大戏院将在3月底重新开张，开幕大戏为曹禺先生的经典戏剧作品《原野》。这是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原野》再度于上海大戏院登台演出。从3月31日起，导演何念将带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年轻演员们以全新的形式再度打开这部戏剧作品，回望戏院悠久深厚的历史。

位于复兴中路1186号的上海大戏院可谓历经沧桑，几番沉浮。1942年，它由外侨集资建成，初名“银光大戏院”。1943年7月9日，影戏院正式营业并更名为上海大戏院。同年10月，艺华剧团在此演出曹禺的话剧《原野》，深受市民的欢迎。可惜好景不长，因经营不善，大戏院从次年起停演话剧改映电影，之后又遭遇频繁的产权纷争，直到1956年更名为上海电影院。此后数十载，上海电影院虽承载了一代上海人的记忆，但终究没敌过时代更迭的巨浪，由盛转衰。2011年初，上海电影院因年久失修，停业整顿。

如今，上海大戏院在原址上焕然一新，找回了属于剧场的最初记忆。新修的大戏院由一个占地400多平方米、拥有242个座位的中小型剧场，二楼环绕

式的咖啡休闲区，一个多功能厅以及一幢辅楼组成。它的外观如同一块悬浮在地面上的巨石，所有楼层表皮皆采用石材包裹，剧院的入口和售票区向建筑内部推进，形成一个半开放式的公共空间，从而联通了室内外的空间，模糊了剧场与街道之间的界限。屋顶上三口特别设计的天井为室内引入不断变化的自然光，为大戏院营造了光与影的戏剧感。

上海大戏院与上海文化广场仅一墙之隔，建筑毗邻居民区，人流密集。作家王安忆认为，这正是上海大戏院独特的魅力之处，“因为在这里，戏剧将与生活发生更亲密的联系”。据悉，上海大戏院开幕后，戏院的大门在白天也是敞开的。“我们希望观众、游客、周边居民都能走进来看一看，参与形式丰富的活动。”上海大戏院剧场运营总监童薇说。

经典戏剧、人文戏剧、创新实验戏剧将轮番登上上海大戏院的舞台。紧接着开幕大戏《原野》的是“当代昆曲艺术周”。其中的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在去年创排后曾受邀在伦敦南岸艺术中心和纽约亚洲协会亮相，经过主创团队的悉心打磨后，最新版本即将在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演出。

纪念“乐圣”逝世190周年

沪上将举办13场音乐会致敬贝多芬



今年3月，维也纳交响乐团将在东方艺术中心用连续4场音乐会演奏全套共9部贝多芬交响曲。图为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周敏娴

今年3月26日，是被称为“乐圣”的德国作曲家贝多芬逝世190周年纪念日。他是整个古典主义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开创了19世纪浪漫乐派。乐评人李严欢说，贝多芬对当代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创造的作曲手法，直到20世纪仍然影响着音乐界的发展。3月和5月，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将用总计13场音乐会，呈现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全集、交响曲全集、钢琴协奏曲等经典作品，上海乐迷将迎来“贝多芬盛世”。

“贝多芬的奏鸣曲是一个人的的一生”

贝多芬是位高产的大师，他一生共创作9首交响曲、11首序曲和戏剧配乐、16首弦乐四重奏、9首钢琴三重奏、32首钢琴奏鸣曲等。交响曲、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这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是贝多芬创作的精华所在，同时也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生涯。奥地利指挥、钢琴家布赫宾德、德国钢琴家拉尔斯·福格特，将分别于3月和5月，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带来7场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音乐会，以及2场贝多芬钢琴协奏曲音乐会。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c小调奏鸣曲》（“悲怆”）《升c小调奏鸣曲》（“月光”）《d小调奏鸣曲》（“暴风雨”）等都广为人知。其中，“月光”的故事因为一篇短文《月光曲》的流行，而被许多人当作传奇：在莱茵河边的小镇上，一天贝多芬在散步时，遇上的一位买不起演奏会门票的盲女，随后他为她演奏了钢琴曲。故事中，这样介绍“月光”的来历，“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贝多芬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他的演奏十分动人，盲女“仿佛也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贝多芬则在演奏之后，“花了一夜工夫，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虽然故事写得很动人，但这首奏鸣曲被冠以如此

浪漫的名字，其实是后人根据旋律所作的联想，有学者认为，原曲要表达的意境跟“月光”没有半点关系，钢琴家赵晓生说，“月光”旋律中传递出忧郁、愁思，仿佛灵魂深处升起静穆的声音，其实反映的是贝多芬内心对大众生活疾苦的关心和倾诉。

传奇或许只是个传说，但是不妨碍人们对贝多芬的喜爱。苏联音乐学家阿萨菲耶夫曾这样评价：“贝多芬的奏鸣曲是一个人的的一生。人能经历的所有的心情感受，在这些曲子中都能得到体现，每一种内心的冲突在这些音乐的起伏安排中都能得到反射。”

“谁都无权和贝多芬争夺‘巨人泰坦’的桂冠”

法国作曲家比才说：“我把贝多芬交响曲置于最伟大之上，无论是谁都无权 and 贝多芬争夺‘巨人泰坦’的桂冠。”贝多芬创作的交响曲中最著名的有：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而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第四章《欢乐颂》更是耳熟能详。

3月，维也纳交响乐团将来到东方艺术中心，在乐团首席指挥、巴黎歌剧院现任音乐总监菲利普·乔丹的执棒下，用连续4场音乐会演奏全套9部贝多芬交响曲。维也纳交响乐团管理总监约翰纳斯·纽伯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很高兴能把贝多芬的伟大作品带到中国。纽伯特说，维也纳与贝多芬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深厚渊源——这9部交响曲都写于维也纳，并在当地进行了首演。

“珍视我们的起源尤为重要——贝多芬的交响乐是我们所做一切的根基，也应当成为每一个优秀的交响乐团的核心，每一位追随贝多芬的作曲家都要去理解他的想法。”纽伯特透露，乐团在音乐会中会用到一些别处不会使用的维也纳乐器，例如维也纳双簧管、号以及定音鼓等，用这种特别的声音传统还原纯正的贝多芬。

《风景这边独好》系列采风集问世

本报讯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日前推出《风景这边独好》系列采风集。

采风征文集《风景这边独好》《美在东川》《自在峨眉》《最美衢州》等4册，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国内百余家媒体副刊编辑记者深入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采写，生动记录了这些地区的深刻变化。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全国文化记者到各地采风，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

导向，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达到“走转改、接地气、交朋友、出美文”的效果。每次采风都努力做到真正沉下去，深入村村寨寨，和老百姓谈交朋友，了解实情，观看实景，品味文化。他们言之有物、言之有情的文章，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社会进程中的浪花和潮涌。每本采风集留给读者的既是一城一市一镇一乡的发展记载，更通过搜集整理和汇编，为当地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博文）

新一轮“最贵艺术家”有力竞争者克里姆特亮相伦敦拍卖会

他的“花草农园”是毕加索“番茄”的2.8倍

■本报记者 范昕

当地时间3月1日晚，最近常被艺术市场加以比较的两位西方艺术大师克里姆特和毕加索，他们的作品同时现身苏富比于伦敦举办的“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夜场拍卖会上。最终，此前备受瞩目的克里姆特作品《花草农园》以4797万英镑（约合4.057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拔得头筹。同场竞拍毕加索作品屈居第二，他的《番茄》拍出1703万英镑（约合1.44亿元人民币）。

一连多少年，全球艺术市场“最贵艺术家”的榜单上，毕加索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此次甩开毕加索的克里姆特，就能成为新一轮艺术市场的标杆？未必。此次两位艺术大师拍价最高的这两幅作品，其实都是他们各自的非典型题材。把真金加入画作的金光灿灿的女性肖像，在克里姆特的创作题材中最是闪光，曾以1.35亿美元成交的《阿黛尔1号》、以1.5亿美元成交的《阿黛尔2号》都是其中的代表。而此次克里姆特惊艳拍场的《花草农园》是一幅风景画。风景画被认为揭示了艺术家内心的另外一面，富有实验精神，

画面让开满鲜花的花园溢出绚烂而精致的色彩，仿佛宝石一般瞩目。至于毕加索的作品也绕开了“套路”——他笔下风格各异的女性形象，才是拍卖场上最让人惦记的兴奋剂，比如曾以1.794亿美元售出的《阿尔及尔的女人（O版）》、以1.55亿美元售出的《梦》。而此前竞拍拍的毕加索的《番茄》画的却是静物。不过，据说这幅创作于二战期间的作品承载着重大的意义——1944年夏天，在盟军从纳粹德国夺回巴黎之前，毕加索开始注意起家中窗边的番茄树盆栽正在生长，在画中将繁密茂盛、开花结果的番茄树视为希望的象征。

形形色色的“最贵艺术家”榜单，大多基于特定时段艺术交易的统计数据。要争得靠前的座次，除了自身成名成家，还与一段时间内艺术家作品上拍的数量有关。

“毕加索”之所以被视为全球艺术市场上的硬通货，与其作品数量多、流通性好不无关联。2016年的全球艺术市场上，毕加索有3075件作品被售出，它们创造了3.23亿美元的总成交额，庞大的作品基数将毕加索推上了当年“最贵艺术家”榜单的第二名。而这份额榜单的冠军——中国艺术家张大千，当年以885件作品累计的3.54亿美元总成交额入账。



克里姆特拍出4797万英镑（约合4.057亿元人民币）的作品《花草农园》。